

阿尔都塞后期哲学 思想研究

AERDUSAI HOUQI ZHIXUE
SIXIANG YANJIU

凌 新 著

阿尔都塞后期哲学 思想研究

AERDUSAI HOUQI ZHIXUE
SIXIANG YANJIU

凌 新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都塞后期哲学思想研究/凌新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2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库)
ISBN 978-7-216-06209-1

- I. 阿…
II. 凌…
III. 阿尔都塞, L. (1918 ~ 1990)—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5496 号

阿尔都塞后期哲学思想研究

凌 新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安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234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4
插页:3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7-216-06209-1

印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1.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言

20 世纪 60 年代，正当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如日中天之时，阿尔都塞却喊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惊人之语。他明确指出，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主义公然的歪曲和篡改。在 1965 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两本著作中，阿尔都塞异常鲜明地高举起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以其一系列令人炫目的全新解读，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马克思形象，进而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保卫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理论重镇。在 1966 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名对阿尔都塞作了介绍后，他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也许是误认），当时法国学术界甚至把他与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罗兰·巴特、米歇尔·福科四人一起被列为结构主义的“五巨头”。

尽管阿尔都塞本人一再严正声明，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但人们就根本不顾他的反对，径直把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然而，我们认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顶帽子似乎太窄一点了，无论如何是装不下阿尔都塞的全部理论的，尤其是这种思维定式遮蔽了阿尔都塞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个重要理论事件，即阿尔都塞哲学倾向的转变问题。由于这一遮蔽，使得人们很难从整体上客观地评价阿尔都塞的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事实上，阿尔都塞后期思想的巨大变革和影响都与他的这次哲学转向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这一哲学转向，使得阿尔都塞彻底地放弃了前期思想中的理论主义倾向，而遵循正确立场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哲学倾向，并最终找到一条探索哲学奥秘的

可能性路径。

阿尔都塞对前期思想中理性主义倾向的自我批评标志着他在哲学方法论上发生了重大变革，他彻底摆脱了哲学传统中惯常使用的、用“直”的观念去纠正“弯”的观念的理性主义方法。他认为，在哲学中真正有用的方法应该是马基雅维利和列宁他们所使用的那种“矫枉过正”的方法。正像列宁所说的，为了把一根弯棍子拧直，为了使棍子恢复原来的笔直状态，必须用手腕施加一种持久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去弯棍子。既然要强制观念改变，就不能不正视使观念保持弯曲状态的力量，不能不从相反的方向用力，抵消前一种力量，把观念拧直过来。阿尔都塞认为，这个简单的公式包含着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关于真理效能的完整理论。正是靠着这样的方法，使阿尔都塞能够对哲学、人、主体、实践、认识论、意识形态、领导权、国家机器等概念产生全新认识，进而揭示出“哲学归根到底是政治的”这一为哲学家们始终身体力行而又竭力想加以遮蔽的事实。仅凭藉于此，阿尔都塞就当之无愧地进入当代思想大师的行列，他的著作将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他的思想将会启发越来越多的真正的思想者。

“他让我们惊奇，他教我们思考”！综观阿尔都塞一生的理论研究，他总是不断地提出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观点，人们只要仔细地分析，就可以发现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谜的那些杰出思考，甚至包括那些非常有争议的地方，都会对人们研究哲学产生巨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阿尔都塞的许多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的确很难找到，但这些观点绝非没有依据，它们都是他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基础上得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和哲学的独特研究，他是不可能得出自己的观点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越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有的研究领域和现成结论，一方面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这样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阿尔都塞晚年关于“偶然的唯物论”的探索就大有滑出马克思主义轨道之嫌。

阿尔都塞总是一再要求人们不要满足于现成的结论，他迫使人们去思考，而且要求他们进行独立思考，并由此改造他们的行为。他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研究，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理论空间或非理论空间，而这些空间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之外；同时他也为人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阿尔都塞用自己一生艰苦卓绝的探索经历时刻提醒着人们，这条哲学道路并非笔直地、一劳永逸地通向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福地。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要不断地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作坚决地斗争，以使自己能够始终保持着正确的前进方向。

这些大概就是阿尔都塞后期哲学思想研究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理论财富！

向阿尔都塞这个 20 世纪“最后的大师”致敬！

是为序！

目 录

序 言	(1)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意义的追问	(8)
三、研究的现状	(13)
四、研究的思路	(20)
第一章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主义解读	(25)
第一节 理论上反人道主义：阿尔都塞的出场与干预	(25)
一、苏共“二十大”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25)
二、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	(30)
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理论难题：《1844 年手稿》	(37)
第二节 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图式	(40)
一、“认识论断裂”与青年马克思著作的理论位置	(40)
二、“总问题”及其特征	(46)
三、“征候阅读法”	(5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实践的理论	(54)
一、理论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54)
二、理论实践的过程	(59)
三、“多元决定论”	(62)
第二章 阿尔都塞的哲学转向及其意义	(65)
第一节 阿尔都塞的自我批评	(65)
一、阿尔都塞对前期理论中的理论主义错误的自我指认	(65)
二、对“认识论断裂”的再认识	(67)
三、对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观的自我批评	(71)

四、关于理论与阶级斗争相脱离问题的检讨	(74)
第二节 哲学倾向的转变及其理论效应	(77)
一、哲学倾向及其转变	(77)
二、哲学转向的理论效应	(82)
第三章 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认识	(94)
第一节 列宁与哲学实践	(94)
一、“哲学家”列宁	(94)
二、“哲学实践”概念的提出	(97)
三、哲学实践何以可能	(100)
第二节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103)
一、哲学依赖于科学	(103)
二、哲学对科学的盘剥利用	(106)
三、科学家的自发哲学	(110)
第三节 “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	(113)
一、“实践”对哲学的侵入	(113)
二、哲学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	(116)
第四节 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的革命性变革	(120)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不是作为“哲学”来生产的哲学	(120)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与理论革命的关系	(124)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领导权	(127)
第四章 作为多元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132)
第一节 多元决定论的提出及其基本内容	(132)
一、拿什么来反对结构主义	(133)
二、“形势”与“多元决定”	(137)
三、“在最后的层次上”	(14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	(145)
一、对“颠倒观”的批判	(145)
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异质于黑格尔辩证法之特殊性	(149)
第三节 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	(155)
一、马克思在什么方面欠了黑格尔的债	(155)

二、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	(158)
第五章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164)
第一节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164)
一、再生产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165)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基本功能	(173)
第二节 普通意识形态理论	(178)
一、阿尔都塞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	(178)
二、对意识形态一般的界定	(181)
第三节 “主体”与“属民”	(187)
一、重新引入“人”和“主体”的概念	(187)
二、意识形态的“召唤”与“臣属”	(192)
 结语：“他让我们惊奇，他教我们沉思”	 (199)
参考文献	(205)
后 记	(215)

导 论

我们今天似乎有可能以一种新的方式重返阿尔都塞的著作……并且对它做出新的评价。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一、问题的提出

在 20 世纪西方思想史上，阿尔都塞无疑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思想评价的反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那么地晦暗不明。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基于人们对其思想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思想本身所充满着的矛盾性所导致的。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人们所不能否认的，即阿尔都塞介入和从事理论斗争的初衷始终没变，他始终自认为是一名保卫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斗士，他一生的主要工作就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和阻止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侵蚀，尤其是要反对那种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企图和做法。他说：“我的靶子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些人道主义的胡言乱语，这些关于自由、劳动或异化的苍白论述，它们是上述一切在法国知识分子当中产生的结果”。^① 虽然苏共“二十大”和对斯大林的批判，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狂热中摆脱出来，但随即又使他们进入到另一种更加有害的狂热（人道主义狂热）之中。之所以说它比教条主义更加有害，是因为用人道主义理论来批判斯大林所犯下的错误（“个人崇拜”、“破坏法制”等），不仅没有揭示出这些错误的真正根源，相反，它使人们再一次地陷入到已经被马克思所深刻批判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

^① 转引自〔美〕希尔施：《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 年，第 5 期，第 180 页。

当中，这种结果也许更坏。阿尔都塞认为，正是由于人们这种不加分析地接受了人道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从而造成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困难局面。

阿尔都塞认为，导致马克思主义目前这样一种岌岌可危的现状固然有外界的原因，即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开始，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就从来就没有忘记对它采取沉默、污蔑、歪曲、打压等各种方式加以攻击；在攻击无效的情况下，他们又采取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它加以“修正”和“改造”的手法，妄想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他们可以接受的书斋式的学院派哲学，从而最终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在阿尔都塞看来，无论是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作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侵蚀的结果和表现。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毕竟只是外因，外因要想发挥作用，还得依靠“内因”才行。因此，阿尔都塞认为，问题的关键原因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且“根本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阿尔都塞非常肯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是一块整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并不是完备的。尤其是马克思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完备的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个“哲学之谜”，尤其是“辩证法之谜”。^①

人们通常以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所说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是在许诺将会有一种新的哲学，一种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诞生。然而，阿尔都塞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的严重误读。历史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在1845年前后完成了对其哲学观的改造后，就几乎再也没有涉足哲学领域，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称得上是纯粹哲学的著作，尽管马克思曾许诺要花两到三个印章写一个关于辩证法的小册子，但由于种种理由，这个辩证法始终没有写出来。一直到1876年，恩格斯为了与杜林论战，才不得不再一次地踏足哲学领域，并为我们留下了堪称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伟大著作《反杜林论》。这期间有一段长达三十多年的哲学沉默期或哲学空白期。“紧接在第十一条提纲的宣布之后的哲学的空白，是科学的丰富，是紧张、漫长而艰苦的劳动的丰满，这种劳

^① [法] 阿尔都塞著，林泣民等译：《自我批评文集（补卷）》，1991年版，远流出版公司（台湾），第238页。

动开始创建一种史无前例的科学，马克思将为其献出自己整个一生，直到他永远也不能完成的《资本论》的最后草稿。”^①而这种科学的丰富深刻地说明，即使第十一条提纲带有预言性地宣布了一件将在哲学上留下自己痕迹的事件，它也不能产生出一种哲学，而是必须宣布废除一切现存哲学，以便给马克思科学发现的理论酝酿工作以优先地位。

当恩格斯重返哲学领域后，他并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后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的理论是哲学），^②正相反，恩格斯却重提当年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待哲学的基本观点——即“哲学的废除观”，“这种对哲学的彻底废除清清楚楚地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在那部著作中说，必须清除一切哲学幻想，着手研究实际现实，撕碎哲学的帷幕，最后如实地看待现实。《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对哲学的这种废除建立在这样一种关于哲学的理论上，这种理论把哲学看作幻觉和神秘化，或者甚至看作梦幻，这种梦幻是由我称作具体人们的现实历史的白昼的残余构成的，在这种白昼的残余中的存在是纯粹想象的，事物的顺序是颠倒的。”^③恩格斯还进一步强调指出，随着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在自然界和历史领域里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所取代后，哲学就被实证科学取代了，换言之，哲学终结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④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哲学之谜”，由此也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理解的一系列问题和困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什么？是科学还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是哲学，即‘实践哲学’吗？相反，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是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科学吗？但是这样一来，它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再，如果我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经典区别，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这个区别：是按传统方式还是按新的方

① [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人民出版社，《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3期，第167~168页。

② 参见张汝伦：《良知与理论》，2003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页。

③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期，第16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人民出版社，第485页。

式?再,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再,什么是辩证法,仅仅是一种方法还是全部的哲学”?^①面对这些问题和困境,人们长期困扰不已,争论不休。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一种状况,才使得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以及那些别有有用的思想家们有机可乘,可以肆无忌惮地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改和歪曲。

因此,科学地解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谜”,以杜绝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种种意识形态的侵蚀,从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成为阿尔都塞一生理论运思的根本问题和首要任务。然而,阿尔都塞对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运思的逻辑却并非始终一贯,他对哲学的理解,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在1968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和实质是阿尔都塞在哲学倾向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把阿尔都塞哲学倾向的这种转变称之为“哲学转向”。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哲学倾向的转变(即哲学转向)决不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可以这样说,阿尔都塞从“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讲座开始,他的后期思想都与他的哲学转向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受它决定。“哲学倾向”概念是阿尔都塞在“自我批评材料”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它构成阿尔都塞后期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它的提出直接标志着阿尔都塞理论范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理论效应,如在方法论、问题域以及理论视角等方面都发生了彻底转变。

在哲学转向发生之前,阿尔都塞立足于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图式,试图用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法介入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即通过科学与意识形态(即真理与谬误)对立的二元对立模式,来寻找本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化和黑格尔化倾向,从而达到保卫马克思主义革命纯洁性的目的。这里的首要任务是确定作为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的《1844年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位置”。说得简单些,就是阿尔都塞试图通过确定《1844年手稿》的理论性质属于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从根本上取消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合法性”的目的。因此,这个时期阿尔都塞的问题域主要是认识论领域。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阿尔都塞借助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与意识形态的“看”(如直观、透过现象

^①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期,第165~166页。

看本质等)的认识论图式不同,马克思把认识当作是生产,当作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即“理论实践”活动。理论实践的过程就是通过一般乙(即理论生产方式或认识工具)对一般甲(即生产“认识”的原料)进行加工,最后获得一般丙(即“认识”或知识)的过程。事实上,所有的认识论(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内)都是“理论实践”,只不过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看”的方式来生产它们所需要“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对现实事物和现实历史的真实知识,它是由思想家们按照统治阶级的思想即主导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们可以是无意识的,也可以是有意识的,但多数是无意识的)所生产出来的对现实对象进行误认和歪曲的“认识”。既然认识是生产,那么认识的生产就需要一种认识论的理论生产方式,阿尔都塞把这种理论生产方式称为“总问题”,作为认识过程结果的“认识”或知识的性质就取决于“总问题”本身的性质。总问题又可分为意识形态总问题和科学总问题。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问题属于意识形态,所以它们的“认识”也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认识”。

另一方面,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也不是生来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845年前后发生了“认识论断裂”,即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总问题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总问题,而後者的出现保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的科学性质。而《1844年手稿》显然是在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之前,它的总问题正是属于马克思要加以“清算”的意识形态总问题,因此,青年马克思不是马克思,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也不属于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这种做法,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它对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意味着釜底抽薪,即它彻底地否定掉作为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的《1844年手稿》在理论上的“合法性”,从而宣布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歪曲。阿尔都塞同时宣布上述这种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一哲学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多元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人本主义的,而且它是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并且首先是哲学上的反人道主义。因为人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一切从“人”或“人的本质”出发,用抽象的“人性论”来解释社会和历史,这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

阿尔都塞的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一经发表,立即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和批评,这使得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一问题。随着阿尔都塞对科学与意识形态以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对列宁的哲学实践问题的深入思

考,他发现,把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思辨哲学的观点。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犯了理论主义的错误,“它是理论主义倾向的顶点”。^① 这里重要的不是去修改关于哲学的定义,而是要彻底反思自己是如何得出这种哲学的定义的,也就是说要彻底反思自己的科学主义认识论图式。阿尔都塞根据列宁关于哲学上的“物质”范畴不同于科学上的物质概念的论断,进一步加以发挥,提出哲学不是科学,在科学有对象的意义,哲学没有对象;同样,在科学有历史的意义,哲学也没有历史。因此,哲学的首要功能就不是认知功能,也就是说,它主要的功能不是生产知识(不同于哲学的自我意识),哲学陈述的是论点或命题,而这些论点和命题形成一定的哲学立场。“哲学不是由许多或者是真理或者是谬误的、整齐划一的命题所组成整体。它是由许多立场(论点)组成的一个体系,由于这些立场,它本身在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占据着一些阵地”。^② 因此,哲学并不像哲学所自我标榜的那样,完全由哲学自身所决定。

事实上,决定哲学的不是哲学的内部,而是哲学的外部,即那个永远也不能被哲学所完全纳入其内部的实践及其领域。哲学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它通过哲学论点在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之间进行“划线”,即划清界限。这里的正确和错误的对立不是真理与谬误意义上的对立,它们的依据是哲学的党性或哲学倾向,因为,说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无非是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所说的唯心主义倾向与唯物主义倾向的反复争斗而已。因而这种“划线”也就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反复地、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哲学斗争是各种世界观之间斗争最集中的体现,它们之间斗争所争夺的是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所以,哲学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理论的东西,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一种从属于政治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哲学在形式上是理论的,但它的功能却是实践的,即为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通过陈述各种不同倾向的哲学命题或论点,来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态度,最终达到影响阶级力量的对比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转化。

① [法]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1984年版,商务印书馆,第234页。

② [法]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1984年版,商务印书馆,第251~252页。

在领导权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差异：即一切传统哲学在理论领域的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或保卫领导权。具体而言，就是处于无权地位的被统治阶级目的是要夺取领导权，争取更多的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最终实现本阶级的统治；而已经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长久统治，通过收买、同化以及镇压等手段打击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确保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地掌握领导权。传统的一切哲学虽然在实际中这样做，但它们却以一种否定的形式把这样的行为遮蔽或掩盖起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实践，它的目标当然也是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但它对待领导权的态度，就像马克思主义对待国家的态度一样，是通过夺取领导权而达到最终消灭领导权。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自然会有很多反复，但这一历史趋势是不容改变的，它归根到底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双方的阶级力量对比所决定的。总之，在哲学转向后，阿尔都塞的问题域已经不再是认识论领域，而主要是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领域和政治实践领域。

由此可见，哲学转向是阿尔都塞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它对于我们理解阿尔都塞前期思想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主义倾向，为什么从1967年起，他会反复多次地进行“自我批评”，以及他的后期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哪些理论创新等问题意义重大。当然，我们必须承认，阿尔都塞的哲学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创新都是初步的，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需要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也需要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加以检验。正如日本学者今村仁司所说，阿尔都塞是一名破坏型的思想家，他从不囿于传统的固有观念，常能独辟蹊径，从别人不思考的地方开始思考，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命题进行了彻底地批判和解构，并对许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发常人之未发，作出全新诠释。在思维方式上，阿尔都塞喜欢马基雅维利式的“思考极端”的运思模式，强调矫枉过正，故意坚持一些激进的论断，有时甚至到了“在理论上存心找岔”^①的地步，因而他在理论上的粗陋和失误就在所难免。如，为了与前期理论主义相区别，他认为哲学非科学的观点是把握哲学本质的基础；把哲学定义为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则是把哲学与哲学

① [法]阿尔都塞：《亚眠的答辩》，《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期，第294页。

的功能搞混淆了；正是由于这种混淆，他找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而最终不得不到马克思主义之外去寻找那些与马克思同属唯物论系谱、作为哲学史中的异端的哲学家，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马基雅维利以及斯宾诺莎等，在他们的思想中寻找马克思的哲学形态——“偶然的唯物论”，等等。尽管阿尔都塞的思想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瑕不掩瑜，不能由此而否定阿尔都塞作为一名伟大的哲学家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能否定他对揭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谜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尝试，以及由他所开创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新道路。

二、意义的追问

阿尔都塞哲学倾向的转变对于他后期的思想有着了巨大的理论效应，这一哲学转向不仅使他重估前期理论体系中的合理成分与错误偏向，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他重新理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具体而言：

第一，阿尔都塞破除了自己过去那种对于一种哲学性质判断“非此即彼”的同质论判断。他通过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深刻反思和批判了前期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理论主义倾向，并在此基础上，对前期理论进行了合理划分。阿尔都塞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提出要用生产概念来规定认识，认识也是一种生产，一种特殊的生产。人类的认识不是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把握，而是由总问题这样的认识生产的深层次结构生产出来的。阿尔都塞认为，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总问题，即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总问题，一种是科学的总问题。总问题是什么性质，那么由它所生产出来的认识就是什么样的性质。因此，一种理论受其总问题规定而只有一种性质，要么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认识（= 谬误），要么属于科学的认识（= 真理）。这样的方法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解决了阿尔都塞所面临的那个理论难题，但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认知方式正是属于那种被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批判了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图式。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而又纯的理论。任何一种理论的内部都可以分为代表不同倾向的理论成分，这些倾向不是简单地排列或混合在一起，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主从关系的结构，决定一种理论性质的关键要看在这一理论中哪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这一方